

星期四 下午

报告： 萧静馥姐妹：赤子之心：靈命天賜

祝健弟兄：感谢神藉着萧姐妹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很多清楚的界定和类别。我有一个反馈。我们现在教会做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很有心得，很多外地的人都跑来学习。关键：就是祷告，就是圣灵。我们以前做小孩子的事工，有一个很著名的很有经验的人来做，就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浇那个塑料花，浇啊浇，为什么不成长？他说你们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教给小孩子，他根本就做不到。要他们的生命、灵命长起来，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所以我给这个反馈来互动。

周小安弟兄：开始的时候讲到过去的失败，那个失败的要点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才能克服？

萧静馥姐妹：从前的失败的要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错，我们大人有很多错的地方，全部教给小孩子。我们跟小孩子说要背圣经，背圣经给他奖品，然后他就说，哦，读圣经有奖品，我的灵命最好，所以，他们很得意，每一次老师问他，他就举手，我懂，我知道那个故事，我怎么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的灵命很好，我们给他们错误的观念，我们很多事情明明应该信靠神的我们不敢做，神说，你要和别人道歉，如果你做错了，你要和别人道歉，我们从来不做，是吧？所以我们有很多盲点，很多就是最后讲的这些，我们想的都是要他们知识好，要做小孩子，要遵守，要听爸爸妈妈话，要怎么样，要去崇拜，去主日学，可是这些东西反而把他们依靠神的能力给夺走了。

許宏度弟兄：我们谢谢萧同工，很高兴有关于儿童灵命的讨论，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的下一代传承非常重要。

报告：彭加荣弟兄：改革宗，聖靈充滿，和向新世代傳福音

卧恩姐妹：我们要把理性提高到最强，又把最深的情感投进到我们整个的信仰里，这怎么做啊？这理性跟情感，不知道有没有经历中的例子可以来分享？

彭加荣弟兄：理性的提升呢，我想就不要逃避神学上的这些问题，必须回答，特别是护教上的问题。很多人信主，他一来就问你三一论，那我们一般就会跟他说，别想了，就先信，结果信了三十年，还是不懂三一论。所以我们必须在圣道的传统里面，尼西亚信经里面或亚他尼修里面，我们必须在理性上达到最高可能性的解释，来解释我们神学上的问题。我觉得你不能逃避，必须得到一个结论，不管你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必须要有一个理性上的回答。例如，我不喜欢这个教义，因为这几

个理由，或我喜欢这个教义，是因为这几个理由，我觉得这是我们理性上不能逃避的。因为我们常常谈我们注重生命就好，就别想，脑袋瓜就先放在门口，别带进来。理性要提高。感情上，举一个例子就是祷告会，我觉得祷告会里面不要故意压抑感情，很多福音派的弟兄姐妹祷告哭了，就会说眼睛进东西了，不好意思在教会里面流露感情。那做牧师的可以带头哭，祷告也可以哭，那当然，不像国内的家庭教会，全场哭，在北美可能比较难，这就是实际操作的一些经验。

汪浩弟兄：谢谢彭牧师，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篇分享。有一件事就是约翰欧文（John Owen）的施恩恳求的灵在改革宗的教会中，这个平衡，在注重祷告，我想怎么在实践当中来做？这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加尔文的郁金香的五大定律中人全然的败坏，在讲台上怎么来传讲这个信息？这个起点是怎么样的一个起点？

彭加荣弟兄：第一个问题是提到约翰欧文（John Owen）这个传统是如何来平衡。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从理性上认识，在我的文章里面有提到，在理性上面改革宗教会在 19 世纪的北美受了 B. B. Warfield 后启蒙运动的神学家，他们很注重理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来面对他们神学中的缺陷，特别是 B. B. Warfield 讲到神学是科学的观念，阿奎那（Aquinas）也提到这个观念，但是从他的角度所提出来的感受就很不一样。他在 19 世纪提到，神学是科学，完全是人类的努力的时候，他把这完全归为理性以后，产生了改革宗的冰冷的传统。我在加尔文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就对 Warfield 的传统有相当多的维持，有相当多的反思，因为它不代表所有改革宗的传统，所以透过新的翻译里面有纠正。我们在理性上必须纠正，因为人如果不在理性上首先纠正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需要，你就没有施展的轨道，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理性上来纠正，用理性来指出这样理性上的错误，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实践中操作的感情的提升，免得弟兄姐妹会觉得你牧师这样带祷告不像改革宗。我说，谁说的，我翻给你看，这就很有说服力，我有改革宗的前辈当我靠山，这我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我需要的。第二个问题，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别的福音。其实，当你祷告你相信圣灵会工作，你就传你该传的福音，对圣经信实，知道人里头有罪性，被罪捆绑，也知道是圣灵在释放人，圣灵使人得自由，圣灵用他的道使他的百姓重生，所以你做你该做的，让圣灵做他该做的，反而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比较不会用所谓这种操纵情绪的方式来达到一个果效。

王永忠弟兄：向那向中国学生传福音，最大的拦阻是什么？谢谢。

彭加荣弟兄：最大的难处是他们信的福音、成圣的栽培，就像萧老师所提到的灵命灵性栽培，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他们碰到灵性成长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从小是单身，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因为从小没有弟弟妹妹跟他抢过菜，吵过架，所以来到教会就特别容易受伤，谁不正眼看他就觉得人家不尊重他，觉得你们教会没有爱心这一类的常常会出现，常常需要有人去盯着他们，所以这可能是他们成圣过程

里面的拦阻。我是在三兄弟中打架长大的，我打我哥打我弟，这么混大的人就比较不会受伤，这是我观察最强烈的一个。

报告：王唯权弟兄：世界观、叙事及实践—从世界观探讨当代华语青年事工

王唯权弟兄：我知道有人会问我这个主题和三源合流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多重视角主义可以做许多的延伸，比如说三源合流：圣经是我们的规范，处境视角可以是圣徒（传统），而存在视角就是圣灵（传统）。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的将三个传统分开来看：圣经传统在规范上，让我们知道上帝是谁，怎么遵行他的旨意。处境视角帮助我们看到圣经如何批判现在的世俗文化和教会现阶段所面对的处境；而存在视角，则帮助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修正我们的品格、美德和内在生活。圣灵传统也一样，可以进一步的来探讨：圣灵在规范上做了什么？他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行义的道路；在处境视角，我们可以借由什么地方看到他的作为？神迹奇事，复兴的工作，使许多人涌入教会，得救等。同时它也影响着教会，带领教会在世界中发挥影响力。而在存在视角方面，我们则可以看到圣灵于教会及信徒个人内在的更新。最后是圣徒传统：圣徒的传统同样给了我们一些规范的原则，但他规范的是针对教会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我不认为圣徒可以跟圣经摆在同样的高度（有同样的权柄），但我认为圣徒传统的确能提供许多的帮助，因为教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权柄。主任牧师是我们的权柄；基督教早期教父的许多神学作品也都能够提供我们规范的指引。在存在视角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圣徒传统强调圣徒的相交，我们彼此间的相互分享，共同学习。最后，在处境视角方面，我们可以从教会历史来切入，参考过去教会和大环境之间的张力，做对比，然后从中学习圣徒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的差异。

彭加荣弟兄：我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假设，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有一位长老，他希望他儿子当医生，结果他的儿子当了牧师，这位长老很难过，非常反对他的儿子当牧师，那你如何劝导这位长老？

王唯权弟兄：正如刚才所说，在牧养和在辅导中，我们需要从处境视角切入。处境视角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个长老正面临一个抉择：是否让他的儿子当牧师，去神学院接受装备。我们要做的是让他看到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我们可以说，圣经在这方面没有绝对的命令，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本身是渴慕善工的话，这其实也好的，是 honorable。如何解构呢？在解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小心不去先入为主的论断他背后的想法和价值。我觉得最好是能用一些辅导的时间来了解这位父亲真正的想法和价值。很快的，借着一些咨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怕儿子以后没饭吃。这就是一种表征，告诉我们，对这个长老来讲，也许物质的稳定比灵命或者灵魂的需要还更重要。在理解背后的原因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

解构，当然我们要委婉，温柔。我们可以说：长老，您的世界观跟圣经所描述的世界观似乎不太一样？圣经让我们看到属灵和灵命的需要其实是大于物质上的。之后，也许他就会承认他的问题，也或许他还会有别的想法。我想大家明白，我所提供的是一个思考的框架，不是一板一眼或者绝对的答案。

李晖弟兄：我觉得我应该听懂了，我觉得很好。我常常会把这三块想成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spiral），就是说一个人当他能够做出一个全然的决定而且行动的时候几乎一定要经过三个视角，你用三个视角来描述。别的人可能用别的不同的角度，但最终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那常常遇到的挑战是说，他停在某一个地方了，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论你跟他从规范的角度、叙事、处境的角度也好，或者是圣灵的角度，但就是雷打不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王唯权弟兄：在处境视角方面，我觉得在放弃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比如说如果对方是学理工的，我们就可以请一些对这方面也了解的长老或弟兄姐妹一同来协谈，也许这方面的专业正是能够打开对方心结的资讯。对不同领域的认识，如法律，哲学，以及商业的认识等，有些时候，也能意外的帮助我们突破僵局。此外，我觉得在叙事上面，我们也需要下更多的功夫。当然，刚才弟兄问的是：如果真的走到一个程度是完全卡住的时候，怎么办？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办法，比如说，爱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祷告也是一种办法。我也相信，借由陪伴，我们可以帮助对方知道我们对他的关怀。我们可以说：“弟兄，虽然现在我和你无法找到共识，但是因为你是上帝所爱，并且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缘故，所以我愿意持续地来服事你。你是否也愿意在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继续来找我一起讨论呢？”很多时候，我那些 big-headed，很聪明的朋友，靠这样的方式，就能化解当中许多关系的张力。而因为对方知道我对他们的关心，他们很可能就会持续的来教会，参与团契。而在这过程中，许多时候，圣灵就工作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重生和新生命毕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最终还是需要仰望上帝，将对方交托给他。

报告：王永忠弟兄：灵命塑造与伦理更新：当代中国城市教会文化使命的一个视角

陆海英弟兄：非常感谢您刚才很深入的分析。特别您刚才有一个概念，就是城邦的概念，那我们知道所谓的城邦的概念一定有一个呼应的词叫公民，公民这个词在中国过去的，特别在最近几年来已经是不能被公开的提出来。所以我想，你知道中国没有公民，中国只有人民，是吧？所以您刚才讲的城邦的概念，如果说放在中国的环境里面，您觉得这个词合适吗？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真的我们需要推进一个城邦化的基督徒群体的建造，你觉得怎么能够把公民的概念做实，不是把它回避掉，这是我的一个咨询，谢谢！

王永忠弟兄：好的，谢谢，公民(Civilians)这个词，其实带有某种民主权利(Civil rights)的意思，如果没有公民权利，你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公民的社会。我们就要做那坚持圣洁生活的公民(Civilians)，为了民主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我们的造物主所赋予的，是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上帝，赋予我们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如果你要坚持过圣洁生活的话，你要坚持过基督教生活的话，你绝不能回避，你有上帝给你的形象，上帝给你的权利，在千百年的中国文化里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臣民而已，我们只是俯伏在地下跪拜在地上的王的，所以城邦(Polis)，尽管我们一个一个的城市家庭教会，可能很小，但我们仍然要称自己为城邦(Polis)，我们是圣洁城邦的圣洁公民，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去过这样的生活，坚持这样的真理，哪怕付上代价。其实神没有应许我们信了以后就阿门，一切都是高兴的，等等。我们教会总体而言没有受到逼迫，因为我们人数少，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说，我们没有受逼迫是因为我们不配，我们没有为主做工，我们没有去传福音，你没有像保罗那样，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样的时候，你这个教会是软弱的，你这个教会，你们天天都躺在那里，星期天来做一下礼拜，做一下坐在那里的礼拜，这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坚持过公民的生活，尽管今天我们的教会，我自己的教会，我老觉得软弱，也许别人看着很好啊，但是我就感觉，不过可能每个牧师都会觉得自己的教会软弱。

汪浩弟兄：王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在整个中国城市教会的一个变革中间，民工有民工的教会，海归有海归的教会，我们不看外在的处境对教会的逼迫，那你怎么看教会自身在建造上需要完善的地方，怎么来有一个合一的见证？现在各地很多教会之间都有联祷会，在这个联祷的机制里面，本身能不能达到一个国度性的眼光和连接，这个非常重要。

王永忠弟兄：很多的地区联祷会就是有一些在一起的敬拜，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内部的敬拜是重要的。但是联祷也会有一些国度的连接，也有一些事工的开展。总的来说我们会就一些事工的东西会分享一些信息，然后不同教牧同工之间会有一些事工的搭配。我想在属灵的连接方面，我们并不是要刻意弄成一个以知识分子、白领为主的教会，不过人都有物以类聚的，好像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就很难跟白人的教会连接，确实有一些困难，虽然我们是合一的，但是人的软弱上面会有物以类聚，尽管我们不拒绝任何一个人，但是他们来了以后还是会觉得某个教会适合我，某个教会不适合我。我自己去我们教会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一看，好几个东大的老师，都是我自己学校的，我就会暗暗下决心，我以后会在这个教会，就是这样。

报告：谈妮姐妹：從孤獨解讀北美華人教會的一些生態危機

孙荳姐妹：谈妮老师，虽然您没讲完，但是我想您或许想谈从孤独来看北美华人教会的困境。那实际上，简单的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曾经经历过很深的忧郁症，但是我的属灵导师把我领到了神面前，就是转向神朝向神以后，在我进入全职侍奉的道路以后，我觉得虽然经历更深的旷野孤独，可是我觉得因为有神，转向了神，

进入了命定，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的原因，用孤独来解释。所以我的问题是，北美教会目前的这些困境，您觉得从本质上来说是由于孤独带来的问题，还是因为教会没有真正的进入他的命定，转向神，没有向神寻求到？所以我想看看您的看法。

谈妮姐妹：谢谢，我前面有点铺垫太多了，其实我后面真正要讲到的，这是和三源合流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和神的关系是重要的一个根基。从那个里面出来的话，我们就会开始知道不是走在教义当中，而是进入到，走在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当中。而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其实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这是我要讲的。

报告：段自成弟兄：美东华人教会拾珍

王志勇弟兄：讲到与美国教会互动，华人教会主要是独立教会，那独立教会本身的侍奉很繁重，疲于奔命，所以说对教牧以及同工来讲，很难与美国教会互动。我们教会加入美国 PCA 长老会，本身我们有区会、中会的，本身内部就有互动，我觉得独立教会在和美国教会互动上面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难处。

段自成弟兄：我觉得这是鸡和蛋的关系。因为教会疲于奔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但是教会疲于奔命的原因是，我们常常只顾及自己的需要，所有的资源都在满足我们教会本身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再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一个可行的模式是，牧者在讲台上开始分享如此的信息说，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周边别的教会以至于整个城市的祝福。那么在我们教会的需要还没有被完全满足的时候，我们可以拨一部分的资源给出去。我们的资源不是纯粹给我们的教会：我觉得在财务上，至少要有 50% 的输出流到这个城市，给到周围的教会。我觉得当一个教会是这样使用你的奉献的时候，你在鼓励你的信徒成为一个慷慨的信徒。我们常有的模式是牧者在讲台上鼓励大家要慷慨、要奉献，但是教会一切的财务只在解决教会本身的问题。当教会带头给，会众就可以跟着给，我觉得那是一个健康的模式。

殷迦南弟兄：听了您的分享，有很多启发。我觉得美东那边的教会，特别像纽约这样的一个城市，有几个原因他们不能在一起。第一是宗派，还不是独立，长老会，路德会，圣公会，宣道会，他们就因为教义的问题或者是宗派的问题就不能和在一起。另外一个方面，又有很多的教会，他是可以和美国教会在一起的，因为中国的教会没有自己的教堂，北美的教会没落，就把教堂租给中国人，那么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聚餐，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一起的。但我觉得可能因为领袖的问题，不能跟美国教会有一个好的沟通。因为那些美国人如果听了我们中国人的需要或者是普世宣教的需要，他们还是愿意来了解我们的，要看那个领袖。其次的原因我觉得最简单了，语言，还不是文化，大家是有一部分人不懂英语，或者你说的知识分子的那个层次，他们在长岛那边有自己的教堂，并没有跟美国的白人的教会在一起，那依然还是领袖的连接的问题。

段自成弟兄：我有两点的回应，第一点的回应是，如果你周边有美国教会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接纳你的时候，你要首先去做给的人。比如说你抽一个主日，整个教会给这个美国教会做一餐中国餐：你要先去给，他就会再给你。耶稣基督的模式一直是给，然后我们愿意给他：他不是先要我们给他，然后他再给我们。

殷迦南弟兄：我理解，给中国餐没有用，我觉得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分享，他们或许更能接受。

段自成弟兄：我觉得“给”有很多的层面，其实我想讲三点，中国餐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社会事工。祝牧师提到的三条路线，福音派的路线，灵恩派的路线，奥秘派的路线。我觉得在三源合流的这件事情上，你要来说服一个福音派的教会与灵恩派的教会合流，接纳灵恩派的教会，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时间，需要精力，要有专门的人来做。但是无论你走哪一条路线，社会事工都是可以马上可以做的。并且刚刚信主的信徒，他没有办法马上去服事其他的信徒，去服事这个教会，但是你如果给他一些社会关怀的项目，他马上就可以投入，他马上就可以经历主耶稣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而这本身也成为教会对社会很好的宣传。第三，不仅是教会与教会之间连接的问题，有些与教会平行的机构，在这些机构的服事上和与美国教会联合是很容易做到的，比如说与当地救世军这些慈善机构合作，等等。我们应该给会众一个基于福音的异象，让大家可以一起去做。

集体讨论

李晖弟兄：我想就藉着我们今天上午和下午的信息，在现有的时间里对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再有一些仔细的分享。我们中间有一位特别的同工，我们有机会可以请他利用几分钟的时间自我介绍一下，有一些简短的交流。

祝健弟兄：好，我也请陈长老跟大家来分享。他特意从加州开到这里，他原是负责某地区的工商团契。那些工商团契几年前就开始用三源合流的理论来做工商的事工。我们现在请他上来为我们就分享五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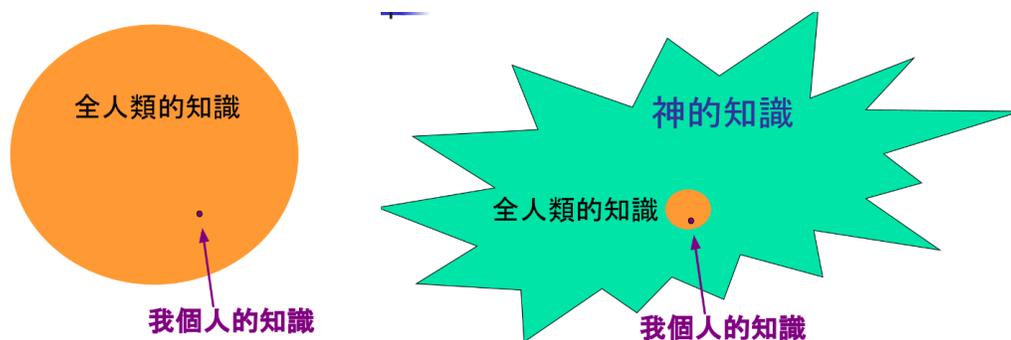
陈长老：非常感恩。我们这地区的教会发展与三源合流是不谋而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教会其实信仰上过去所讲的是基要派的信仰，作为我们信仰发展的种子和基础。然后我们也很重视圣灵在我们教会的工作，重视祷告，这些是整个教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我们重视圣灵的工作，也重视研读圣经，一直推行到今天。我们的教会联会在福音的扩展里面，真的看到了这三源合流在整个体系当中的运行，

也看到我们整个地区的教会事通过这三个方面才真正看到上帝给我们全面的带领。今天我在这里感到非常感动的是什么呢？是说在这里来参加论坛的都是有神学上很有造诣的人。我感觉到我们整个三源合流不应该简单的是这样的合流。我们要把整个教会，华人里面的所有的各方面资源都整合起来，成为一股真正复兴的力量，好使我们真正地得到互相的供应。我希望你们为我们地区的教会祷告，给我们的商人团契提出一些建议，也希望你们过来给我们大力的帮助。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几句话，谢谢大家。

祝健弟兄：谢谢陈长老。讲到他们那里的教会，就是在三源合流的这样一种的历史环境里面成长。不但是如此，他们那里的工商团契现在特别需要在三源合流，即圣经、圣灵、圣徒的塑造里面继续成长。他们那里的事工模式其实就是三源合流的模式。

李晖弟兄：今天早晨听到许老师讲到特别是对圣经的态度，我觉得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讲完，没能把它展开，现在能不能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它展开一下。

许宏度弟兄：其实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讲，你们不要读经，你们要听经，读经我们就是象在大学里面很会读书，很多非基督徒很会读书。圣经是要听的，“以色列，你要听”，圣经是要听的，是神讲，我们听。我们不要用读书的态度来读圣经，读书是什么？神可以在十万八千里以外，我自己可以读圣经，我可以强迫圣经让我得到里面的宝藏，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态度，这个是外邦人的态度，这个是自由派神学家的态度，这个是世俗主义的态度。圣经是超越人的理性，我有一张幻灯片，让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在温哥华，有一次去听公开演讲。有一个美国老师来跟我们讲，他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圈，就是说，如果这个是全人类的知识，那你我的知识在哪里？下面的人就说，大概就是一点吧，就是一点，全人类的知识，科学、物理、数学、植物学等等，然后他就说，我们是用我们这一点智慧、知识来尝试让神的圣言向我们展开说话，这个是绝对荒谬的想法。我们常常说隔行如隔山，你学物理的，不会懂太多化学的、生物的，或其他学科，很多诈骗诡计（scam）都是用这个原理，令很多有专业知识

的人都陷进去，被骗了，完全是这个道理。我们尝试用我们这么一点点的东西来明白神无限大的智慧话语，所以我们是不能真正的了解圣言，圣经，不论你有多聪明，不论你有多少的研究的工具书，有多少年的学习希伯来文、希腊文，都不可能，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圣经、圣言的时候，我们是跪着领受的，我们不是高高在上，我们不是要用显微镜研究圣言，你的所有的软件，不是用那个来研究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带着这种敬畏神的态度。刚才跟李晖讲到有一本书，提到人跟宇宙的关系有两种，就是我与你（I and Thou）跟我与它（I and It）的关系。我与你（I and Thou）就是主体跟主体的关系，你跟妻子的关系就是我与你（I and Thou）的关系，两个都是主体。我们在大学，物理的博士在做的事就是我与它（I and It），你研究这个粒子物理（Particle Physics），就是我与它（I and It）的关系，所以人类的发展都是我与它关系（I and It），人类的科技、人类的成就都是我与它（I and It）。但是在我与你关系（I and Thou）方面人是从来没有进步过。自从该隐杀了亚伯以后，人类就是继续的破碎、孤独、疏离，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疏离的，跟最重要的关系疏离以后，所有关系都疏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们的孩子很不喜欢你们，因为你们将他们变为它，你命令他做这个事情，你命令他做那个事情，他晚一点回来你就骂他，那个就是我与它的关系。我们是非常不喜欢被别人将我们物化。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讲我们的灵修，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就拿着圣经，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灵修吧，每天早上，我们的灵修是怎么样？我跟大家讲，我们的灵修就好像有一个男生邀请一个女生出去，因为那个男生喜欢那个女生，到他的家里面就请她出来，然后看见了她，男生就开始写，她的发型是什么样，她的裙子是什么样的，她的鞋子是什么样的，然后带她出去，又不和她讲话，然后再送她回去，你想那个女生还会再跟你出来吗？我们的灵修就是这样，打开圣经，也不和神讲什么，然后就开始研究，我们就是这样用我与它（I and It）的关系来读圣经，神是非常讨厌这种我与它（I and It）的关系，来跟他互动，因为我们不将他看为神，你跟神的互动就一定是我与你的关系（I and Thou）。你读经灵修的时候就一定要祷告，祷告就是我与你（I and Thou）的关系，你不祷告就是我与它（I and It）的关系，读经灵修如果没有祷告就是我与它（I and It），将神物化，成为文字，这样的话圣言会跟你说话吗？永远不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谦卑的，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他不要跟我们讲话他就不讲话，我们没有权利要神跟我们讲话。奇怪的地方就是圣经这么厚，很多平信徒都说圣经为什么这么厚，我读不完。圣经厚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圣经厚就说明神是沟通的神，我们看很多漫画，先生一回到家里，不跟太太讲话，就打开报纸，然后看电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沟通的神，所以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所以不要抱怨圣经很厚。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想和神讲话，不想听神讲话，是孩子的问题，不是父亲的问题，父亲回到家里面很喜欢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孩子太忙了，有太多玩具，有电玩，有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带着这种的态度、我与你（I and Thou）的态度来灵修读经。

李晖弟兄：谢谢，大家有没有什么反馈？

祝健弟兄：我只讲一句，我非常感谢这个论坛，很多作者们这样的分享，我今天几次被圣灵充满，那是我与你(I and Thou),我没有想到在这个论坛里面几次被圣灵充满，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

张志刚弟兄：我只想回应而已。其实我们头脑和心的关系是最远的，世界上最远的就是这两者的关系。我曾经在福音的机构里做过广播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耳朵和心的距离是最近的。

郭昶弟兄：我非常谢谢弟兄来讲我与你(I and Thou)的关系。我就觉得研讨会应该是多谈我与你的关系(I and Thou),现在文章的成分太大了，交通的成分太少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了，听这么多美好的思想。

王志勇弟兄：刚才段弟兄谈到华人教会的制定模式上，很多人仍然是一手遮天。我是律师，研究教会建制，也做十几年的牧师。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华人教会的会众都是很高的智商、很高的能力，为什么还有很多华人教会出现一手遮天的家长制的现象呢？这是我十几年苦苦不得其解的，希望在座的高手给予解答。

王永忠弟兄：我不能回答志勇牧师的问题。我想提另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教会常常有海归的学生、学者来到我们的教会。非常感恩就是有不少留在我们教会。非常不解的是，也很多人来一两次又走开了，然后我们也找不到他了，或再让他回来，就不愿意回来了。据说在北美，大陆来的留学生在北美受洗，回去以后80%阵亡。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中间有问题，是国内外的合一出现了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有连接，我举一个好的和一个坏的例子。好的例子是我们教会有一位在UBC做访问学者的经济学的一位教授，他在那里去外国人的教会，他读经都是都英文的，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中文圣经，在那里读了一年的英文的圣经。有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把他带到我们教会，很感恩的是，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是第一次看到和合本，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和合本，他说你们的圣经怎么是这样的？大家说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后来很感恩，北美的教会每隔两年就会有人来探访他，每次他们教会就将他们怎么发展留学生，然后怎么样跟进，怎么样定期追访，怎么样追踪到他们在教会，帮他们找到在中国的教会，然后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不仅如此，他们回来探访他们，带来他们在那边弟兄姐妹的祝福，录了像，来给他们，也给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就会非常感恩这种合一。虽然他们是外国人，我们是中国人，但是外国人的教会会做成这个样子，华人的教会怎么没有？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华人教会或者在其他的教会受洗了，然后回来呢，也有走开的。最近还有一个姐妹，在英国受洗的，受洗之后我问她受洗的是在什么样的教会，她说我们受洗好感恩啊，我们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又给死人去受洗，这是什么教会啊？给死人施洗，所以我发现她信的不清楚，有很多走开的其实也是信的不清楚，他甚至受洗的时候都稀里糊涂的。

祝健弟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一天带领我们，我们的祷告就像诗歌里唱的一样，叫我们一生向你倾倒，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像基督一样发出馨香之气，我们一生爱你，永远爱你。虽然我们是有限的，但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合成一体，主啊，籍着你圣灵不断的陶造，籍着你真理的光照和不断的引领，但愿我们合成一群，可以进到你的荣耀里面，讨你的喜悦，满足你的心意，但愿主你继续地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饭食的交通、团契，祝福我们晚上休息的时间，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来亲近你，聆听你，真是在我们一切的所行，一切的所谈的里面，我们知道你就是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继续来供应我们身体健康、休息、侍奉，各样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就在今天，我们感恩、赞美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